

ZHAO SONG TAO SHAN SHUI HUA JI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



赵松涛山水画集

趙松涛山水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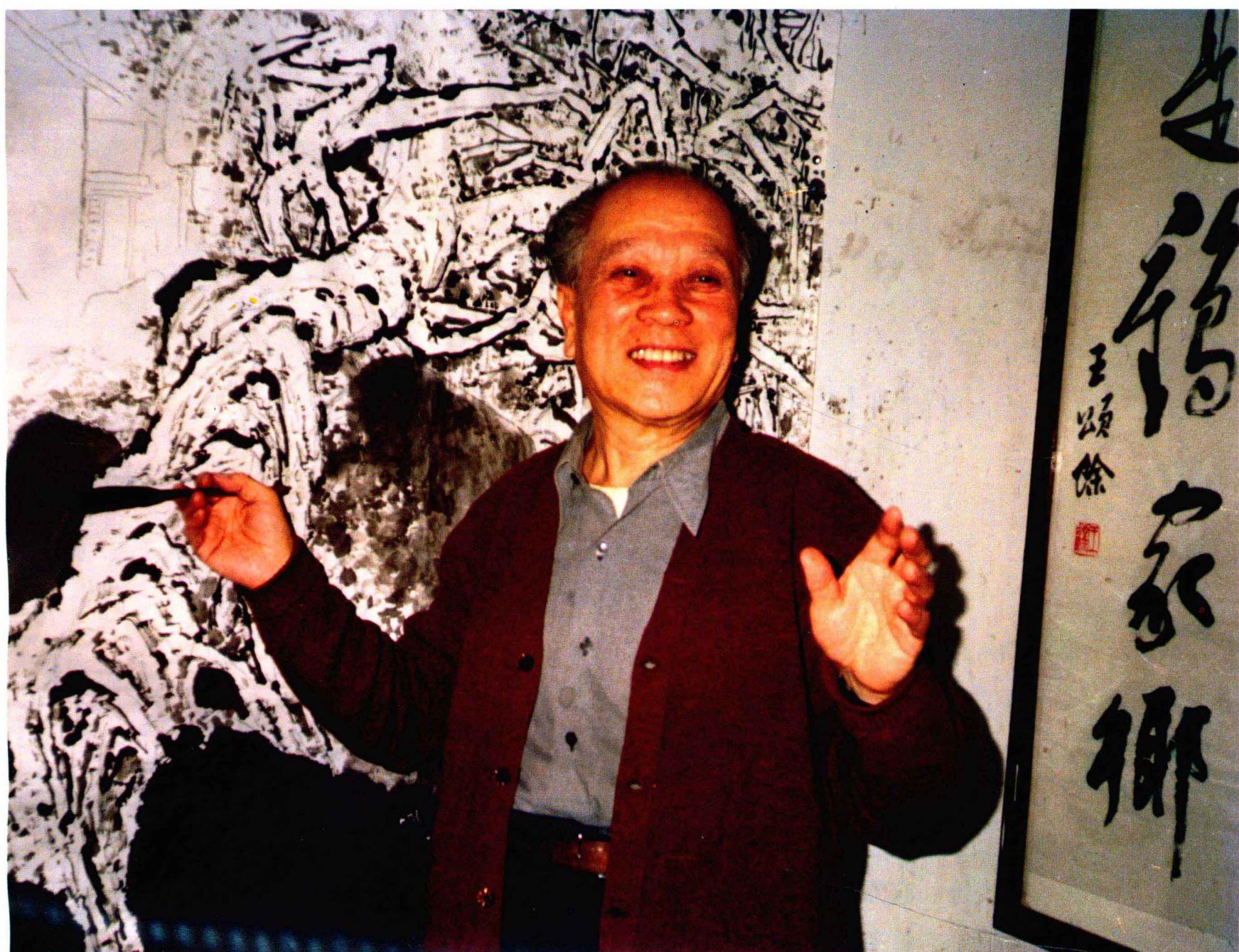
劉廣忠題



ZHAO SONG TAO
SHAN SHUI HUA JI

责任编辑: 张万夫
张安吾
封面装帧: 任建民
版式设计: 章 亦
作品拍摄: 董岩青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制版印刷: 天津美术印刷厂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8
印 张: 14.5
印 数: 0001 - 3000
ISBN7—5305—0280—6/J.0280
定 价: 92元



画家赵松涛

大千面貌 勃然生机

——《赵松涛山水画集》序

袁 林

当赵松涛先生七十寿辰时，天津美协曾要为他举办祝寿活动，而他只希望为自己办个画展，他并且说：“我还要不断提高，争取画一批大画，五年后拿到北京展出。”1989年8月，《赵松涛山水画展》在首都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建国以来自慕凌飞、孙奇峰的个展后在首都举办的第三次津门画家的个展。“尽携心血到京华”（王学仲教授的祝辞），的确，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作品便是他的生命，对他的最好的纪念也莫过于自己的创作在观众中引起的共鸣了。“在美术馆工作的我的儿子俊生平时难得给我写几个字来，展览期间居然给我写来有好几篇的长信！”画展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不啻是对画家给予的充分肯定。

继承传统，深入生活，博采众长，自成风格。这是我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

我做得如何呢？

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得到批评指导。

赵松涛先生为自己的画展所写的几句简括而朴素的前言正是恰如其分地表现着他一贯的谦逊，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

仔细看一看卷首的这幅照片，可知这是赵老师创作《云南小景》（“八二年春进云南得此稿”，以后曾多次画此，图片中的这幅画作于1989年）时拍照的，我曾在几处看过这幅照片。画面上的榕树竹楼虽是取自少数民族的生活，老画师却是如此激动，并且是以突破传统章法的特写式构图在强烈的黑白对比中突出、强化了那一片蓊郁充满勃然生机的古榕根茎，我料想正是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老画师，正所谓“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了。画家之久久留连于此，固是有其深意在的。赵松涛先生字劲根，别署本坚，其斋称“劲松堂”，由此亦可想见先生平生夙志。他的自号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大自然的倾慕，这或者有些象传统文人画家的超尘脱俗，而在他的画作中表现出的思想情趣，却令人倍感亲切，可说是十分真实地切入了当代生活，这又可以看作是画家艺术风采的一个缩影。

赵松涛是一位地道的津门画家，他1916年生在天津市一个清贫的市民家庭，十四岁丧父，而自幼萌生的对绘画的爱好，随之也便成为谋生的手段。他诚然既非“文墨”出身，又无“院体”科班的幸运；他对绘画的浓厚兴趣是从收集附在“刀牌”、“大联珠”香烟盒中那些绘有《三国志》、《封神榜》人物绣像的“毛片”开始的，先生至今还记得为了能得到一张“姜子牙”而积攒零钱的情景。他亲属中只有姨父梅声甫是位布景画师，对传艺却极保守，声称除了皮和甫（他唯一的弟子，后来在北京几个大照相馆画布景，颇有些名气）便不再传第二人，但这却激发了童年时代的赵松涛立志刻苦自学，并且直到今天还使他时时想到“要不使工人学画难”。和不少国画家的经历相似，他的启蒙“老师”还有一部珂罗版的《芥子园画传》。十六七岁上在天津有机会看了张大千的画展；再是背临徐燕荪的仕女；使他“大变口味”的则是他的磕头老师海派画家王石泉。王是山水画家，上海“蜜蜂画社”成员，“他的根柢是黄公望和王元祁，浑厚苍劲有如黄宾虹，也画吴昌硕的花卉”，当时只有十六岁的赵松涛是在估衣街的大南纸局“翰墨斋”^(注)（除售“文房四宝”，也悬售字画，并且经常更换）得以结识这位老师的，据说当年钱慧安来天津时也总是住在这样的大南纸局。他的另一位老师是擅画青绿山水的蜀人彭旸。从十七岁到十九岁可说是他的学艺阶段，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靠着卖画给利亚书局和梦花室

肩起了维持母亲和两弟一妹生活的重担。现在说来有些好笑，先生当初卖画，画的多是古人和仕女，如《东坡玩砚》、《张良受书》，特别拿手的是费晓楼、顾西梅、王小某画风的工笔重彩仕女，可是那时人们就喜欢这些，因此画卖得很多，年未弱冠的赵松涛“笔单”居然也订到二十大洋。可见这样的好尚是被当时的世风——即所谓市民趣味——所左右的。

十九岁时的赵松涛进入天津最大的一家印刷厂（华中印刷厂），在图画部学画商标，从事商品装璜设计，同时画些讲究明暗变化、色彩鲜艳介于杨柳青年画与西洋画之间的“小年画”，如《文王百子图》、《麒麟送子图》、《麻姑献寿》、《郭子仪》等。毋庸讳言，先生其时的画艺亦不免近“俗”且“匠”，然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它的另一个方面，即多样而灵活的手法、熟练的技巧和装饰才能，却以为群众所喜见的新颖形式在未来的创作中显示出重要作用。

不必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促使赵松涛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而对于他的艺术创作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六十年代他任教于天津工艺美院以后。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六十年代以后赵老师尽管在教学中还教人物画，画得一手运笔流畅形象俊俏的传统仕女，并及唐宋元明清历代服饰，而他所得意的创作却全在山水，而且他的兴趣看来大体上是由自己素来擅长的装饰性工笔青绿重彩转向了更能直抒胸臆的大笔镗鞳的泼墨写意。所谓“画乃心印”，想来这正是记载和标示了画家艺术生活和心境的明显变化吧！征之于画家的艺迹，人们都注意到他有两方篆印，一是“六十以后”，再是“松涛七十以后作”，这正是老画师在新的艺术征程中的两块里程碑：前者是他奋力紧随时代、走出画室深入到生活中去的新起点，象征着和过去的告别；后者则是对于艺术上的真正创获的由衷喜悦。

赵松涛先生的创作能够豁然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显然和他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密切联系着。曾经是为着谋生和职业而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子中为着世俗的需要而工作的老画师何尝有过这样自由的心境！从六十年代初赵老师不仅有机会到革命圣地井岗山写生，而且历游庐山、峨嵋、青城，沿三峡顺流而下，数登黄山，远涉云贵，至于北方山区如蓟县、兴隆、遵化、昌黎，更是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山水画家不写真山真水，就不可

能创作出好的山水画”,这是简单的道理,却是他的肺腑之言。“一位在报界工作的老画家刘子青,很有学问和功力,但直到近九十岁,还是在画董其昌,他没有条件‘行万里路’啊!”从旧社会的尘嚣缰锁中摆脱出来而能在人民的芙蓉国里尽享朝晖沐浴的老画师不仅真正感受到劳动群众的伟大创造和神州大地的瑰丽无比,而且也是真的重新发现了传统,发现了自己!

在欣赏先生的画作时,我觉得如能联系近年来先生经常谈到或思考着的一些问题,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

在传统渊源上,画家曾经广泛涉猎自唐宋以来的历代名家而尤喜清代的二石(石涛、石溪);在南北分宗问题上,则认为既应充分重视南宗,又不宜贬柳北宗。“南北宗画各有奥妙,南宗山水多画杂草小树,为土石结合之山,如黄公望的画就很苍厚;北宗画棱角多,难在不做作,一笔不能重,如唐寅,尤其是马远的画便极挺拔有力。北宗画是以力量气局胜。”这是画家的深厚传统根基之所在。它表明了画家对待传统是在理解基础上的广收博采,在艺术主张和笔墨意境创造上则是力追大师风范。

他的“博采众长”还表现在随时向各当代名家虚心学习。他不仅十分熟悉近现代出现在津门的诸多大画家,而且经常谈到象张其翼、孙奇峰、肖朗、王学仲这样一些画家来到天津提高了津门画风的艺术品味,他也谈到傅抱石、钱松嵒、李可染、陆俨少、黄秋园、陈子庄给他的影响。这应是在一个开放性地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老画师一个突出的优点。这就使得他的艺术有可能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在密切的交流中和普遍的时代风尚保持在一个水准上。“八四年去香港展出,评论家说津门画家的地方特点很明显,概括为‘小没骨,小写意’;天津画家从张兆祥(和庵)就是写实派,重写生,逼真,颜色漂亮,这是在这个近代商业城市形成的审美趣味,但有些薄,小气。”赵老师对津门画派地域性特点的反思表明他对学习与超越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

他对“不拟传统又不离传统”的说法很感兴趣。这是如同石涛所说的“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石涛画语录·一画章第一》)一样的基于对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的深刻认识,对独创与传统的辩证关系的独特理解。这正是先生自己总结的,经过“继承传统”和“深入生活”的道路,

进而达到要能“自成风格”，有自己独立的艺术面貌——它标志着从“传统”向“独创”的飞跃。在这里，恰当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和自然山川的强烈感受是第一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可以离开传统的制约——这就正象要能恰当地与人交流思想感情不能离开特定的语言系统和词汇一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老画家有着丰富的传统积累，善于“博采众长”，他所谙熟的笔墨技巧和各家风格图式才能化为自己“得心应手”并富于创造性的国画艺术语言，也只是在这时，他的“胸中丘壑”才达到挥洒自如的境界。

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无比丰富。如果想到人们的思想情趣总会随其生活阅历而发生变化，甚至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也会很不相同，我们就会意识到，具有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应是赵松涛先生山水画创作的又一突出特点和独特造诣。这是他的创作经历结出的丰硕成果——是基于要努力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的强烈感受反转来对于传统的新的发现——他认识到，他的丰富的传统功底一旦成为自己的语言，它们便具有了新的内涵和价值。

赵老师的创作是否有一贯的追求？这是没有疑问的。我就几次听他说过，他更喜欢气势宏雄壮观的情趣，而不太喜欢有些象盆景的桂林山水，他觉得那样过于秀气；然而他的山水画却在统一的格调中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他曾有感于甚至是一些名家的作品，在一个展览中看上十幅八幅就会因面貌接近而感到单调乏味；他着意要为自己的展览画出十几幅巨幅大画，便是既考虑到尺幅、构图上的参差变化，又考虑到在大展厅中的空间观赏效果。至于在画种、手法、风格面貌上的变化，则是包括了从水墨、浅绛、赭墨到小青绿、大青绿和金碧，以及从小写意、泼墨、泼色到工笔……。

《人民中国》曾经选了赵松涛先生的十四幅山水画为海外版印成1990年年历（包括《峨嵋秋色》、《木棉千红展春光》、《云南小景》、《三峡归帆》、《群山入户图》、《密林山居图》、《黄山玉屏楼》、《幽谷清泉》、《高路入云端》、《牧归图》、《万壑泉声满，千崖秋气高》、《花开高岭云迷道》、《巴山蜀水忆旧游》、《归帆出峡》），这些作品从风格面貌上拉开相当大的跨度，从山水意境到笔墨情趣都给人以互相不可替代的丰

富感受，观之令人激情满怀，心潮澎湃；透过画家这些不拘一格（如《黄山玉屏楼》对空气和阳光的表现甚至有如印象派）而又卓见功力的艺术手法，我们亦可领略到老画家是如何融化、超越了传统而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固然赵松涛的大幅山水或以其富丽堂皇的装饰意匠表现了锦绣江山的巍峨崇高（如《群山入户图》），或以其莽莽苍苍的浑厚笔墨表现了深山密林的幽邃渺远（如《密林山居图》），我们还是有理由更偏爱他的（不少还是属于“小品”的）写意山水——如一幅随笔题写为《旋转小溪图》的新作，我便觉得是一幅极清新而富神韵的佳品，他的可贵是在那信笔挥洒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生机。他的《牧归图》虽是健笔滂沱，却能作到“惜墨如金”，几笔简率的勾画点厾便表现出幽远的韵致而令人玩味无穷。《万壑泉声满，千崖秋气高》则是怦怦然大块噫气。

他的许多小品是春意盎然的，其夏景山水更是苍翠欲滴、清幽深邃；而别具慧眼的评论家则是注意到他在点点飞红的秋景中所寄寓的豪兴。刘曦林说：“春、夏、秋、冬，各尽其美，为什么松涛先生题画独谓：‘秋来更觉江山美’？我以为这个‘秋’，或许是一位古稀老人审美心境的写照”（《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8月19日；包立民也说：“中国历来的书画家一入老年，总喜欢在作品中表现苍劲、老成，老气横秋的气韵……于是‘人书俱老’、‘人画俱老’成了品评或褒扬老书画家的成语和‘套话’。可是赵松涛则不然，年老不倚老，不服老，不卖老，反而把六十岁当作自己创作的一个新起点……常使自己的作品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活力”（《文汇报》1990年3月3日）。是的，这就是我在前边列举的几幅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勃然生机和无限活力，这也许是老画师全部创作生涯中的最为可贵之处。赵松涛先生的山水画作诚然已获得很大成就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我从与先生的接触中知道他在首都展出以后便经常谈到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春节时在天津见到赵先生，先生更告知我一个大好消息，即新加坡的眼科医生以高明的医术彻底治好他的白内障眼疾。先生神采奕奕，依旧是那样笃厚谦逊，却显出格外健旺的精力。他说变法的一个方面是在书法，他最喜爱黄庭坚、郑板桥与何绍基的书法，他认为“现在写字也要活跃，要

自然而有气势；颜、柳可作基础，但死板不可取。”他的这些追求与画是一致的。赵松涛先生的国画艺术是在深厚的传统根基上、也是在“雅”、“俗”共赏的广泛群众爱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对新的艺术现象和思潮非常敏感，但他对那些只从表面上摹仿西方艺术变形手法的简单作法则不甚欣赏。要“变”，变到“‘简’而不‘简’，还有东西”，这是他用自己的朴素的语言透露出的“变法”的趋势。无疑，人们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热切瞩望着老画师将跨越颠峰更有新的飞跃。

在约略地介绍了赵松涛先生的创作生涯后，我们尤其不应忘记他为美术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赵松涛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协天津分会顾问和天津市文联委员，他除担任天津工艺美院教授，并兼任天津业余书画学院副院长、天津画院顾问和天津国画研究会理事。对于繁忙的社会活动，只要是有利于艺术，有益于群众，即使是业余性的辅导工作，赵先生从来不曾稍有苟且，我们从他近年来精心编绘的《赵松涛山水技法》、《青绿山水画技法》等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艺术普及工作的重视。对于本职教学工作则更是勤勤恳恳。他教过的学生人数众多，其中不乏成绩卓著者。青年画家孙本长的《河原嫁女》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而且享誉扶桑。不仅如此，赵先生的家庭可谓艺术世家，在他的影响和教诲下，他的子女中也多是酷爱丹青，各自有所建树，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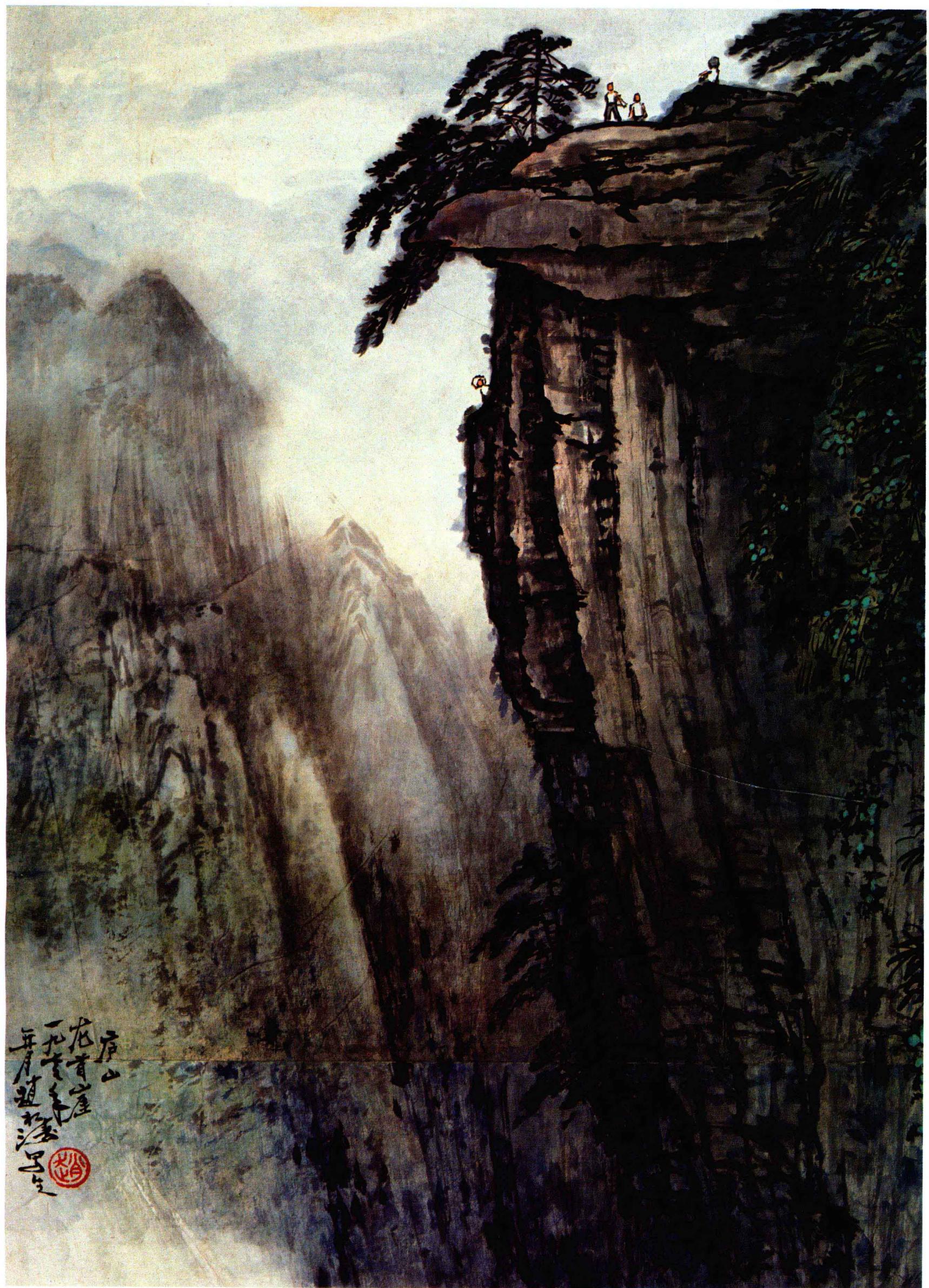
赵松涛先生75年的生命历程，甘苦备尝；近50年的艺术生涯，成就斐然。艺术永无止境。赵先生的创作还在发展与提高，他一定会把更多更新更美的作品奉献给这个时代和人民的。

1991年3月于
中央美术学院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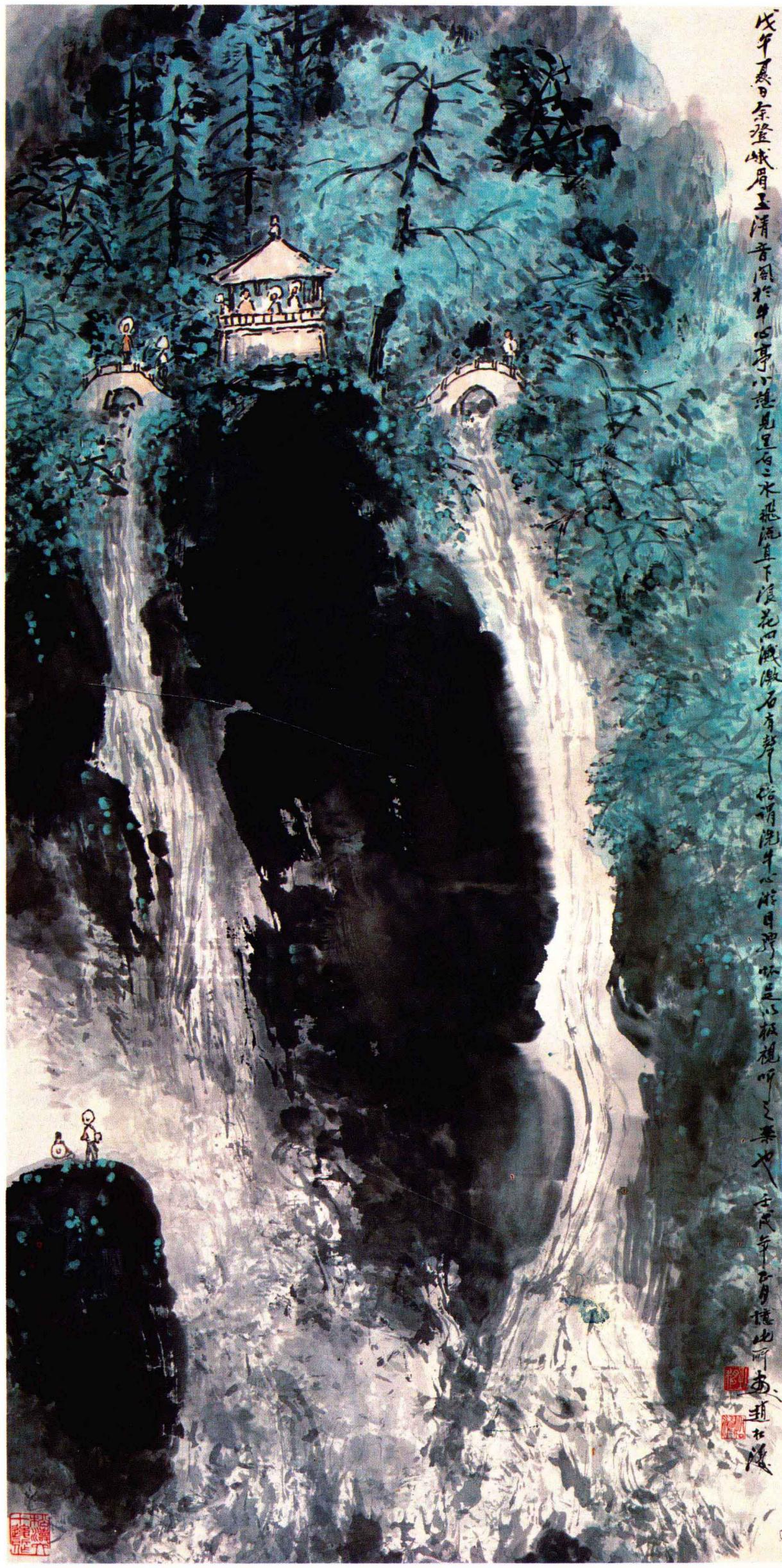
(注) 据先生回忆，当时天津的大字书店有“荣宝斋”、日租界的“利亚书局”和劝业场二楼的“梦花室”，此外还有官银号的“九芝堂”；民国初曾有一个“文美斋”。齐白石、溥心畲、徐燕荪、肖贤中、陈少梅、胡佩衡、倪墨耕、胡澹青、吴湖帆、吴光宇、陈缘督、何海霞、陈半丁、徐彬楼、陆辛农、刘奎龄、方若、彭旸、王香治、韩云峰、阎子旸、王石龛、黄益如、苏兰甫、吕景和、展香附等京、津、沪名家俱曾在书店卖画，购画者多为军阀、盐商、药店、海货店如“天津八大家”等仕商豪绅，“利亚书局”则多售日本人；也有的画家，如刘子久等在天津美术馆教画而不卖画。

作品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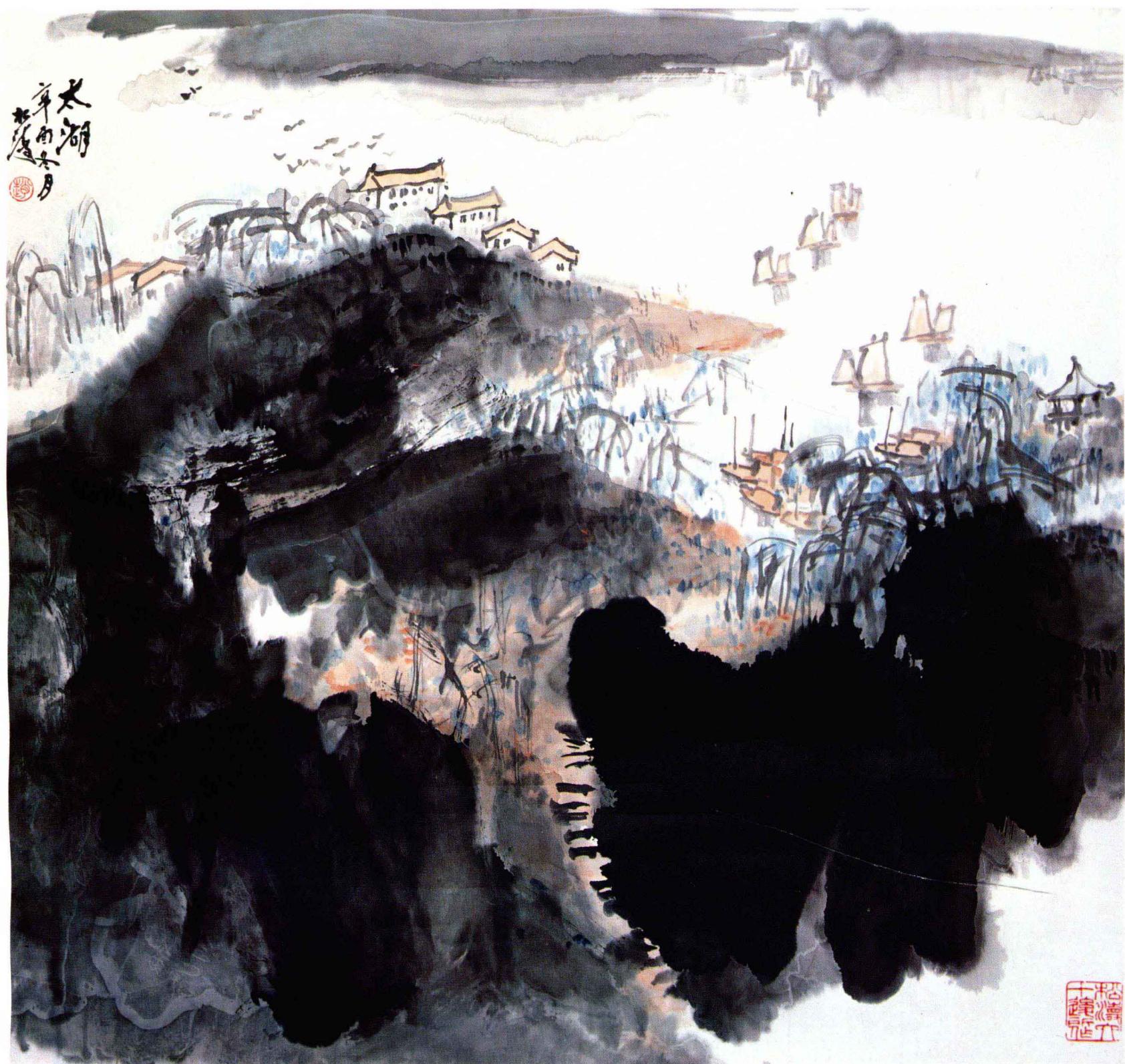
-
- | | | | |
|-------------|-------------|-------------|-------------|
| 1. 庐山龙首崖 | 28. 听泉图 | 55. 扬帆图 | 81. 黄山玉屏楼 |
| 2. 牛心亭 | 29. 幽谷清泉 | 56. 庐山三宝树 | 82. 渔布得鱼绕溪卖 |
| 3. 太湖 | 30. 山居图 | 57. 松山云起 | 小船横系柴门外 |
| 4. 太湖之春 | 31. 秋声 | 58. 重庆北温泉 | 83. 飞泉 |
| 5. 塞上秋艳 | 32. 观瀑亭 | 59. 红岩 | 84. 旋转小溪图 |
| 6. 春早 | 33. 秋山鸣琴 | 60. 轻舟已过万重山 | 85. 秋艳图 |
| 7. 峰回路转接云天 | 34. 秋来更觉江山美 | 61. 黄山观瀑亭 | 86. 归渔 |
| 8. 峨嵋秋色 | 35. 青山碧水 | 62. 潮平两岸阔 | 87. 雨后 |
| 9. 三峡归帆 | 36. 云南小景 | 风正一帆悬 | 88. 一江秋水点点帆 |
| 10. 山居 | 37. 渔家乐 | 63. 出峡图 | 89. 泉声 |
| 11. 黄山人字瀑 | 38. 牧归 | 64. 峨嵋山 | 90. 波光迎日动 |
| 12. 峨嵋所见 | 39. 云南所见 | 65. 金碧山水 | 春柳打渔忙 |
| 13. 写意山水 | 40. 峨嵋所见 | 66. 雄观大千 | 91. 白云掩苍松 |
| 14. 重庆北温泉 | 41. 长江万里 | 67. 秋艳 | 92. 春意浓浓 |
| 15. 小憩 | 42. 林壑幽居图 | 68. 高路入云端 | 93. 积水流天外 |
| 16. 太湖 | 43. 清泉 | 69. 千松万松同一松 | 茫茫万里秋 |
| 17. 牧归 | 44. 赭墨山水 | 70. 花开高岭 | 94. 幽谷图 |
| 18. 清泉石上流 | 45. 江南春 | 71. 密林山居图 | 95. 密林山居图 |
| 19. 幽谷新村 | 46. 长江万里图 | 72. 秋艳图 | 96. 细雨 |
| 20. 山居 | 47. 牧归图 | 73. 雨后峨嵋 | 97. 荷花池畔暑风凉 |
| 21. 细雨峨嵋 | 48. 浅绛山水 | 74. 江南渔村 | 98. 万叶点点苍岩边 |
| 22. 木樨声里人家 | 49. 峨嵋烟雨 | 75. 林亭自有幽真趣 | 99. 径暖草如积 |
| 23. 清泉 | 50. 柳暗花明又一村 | 76. 牧归图 | 山晴花更繁 |
| 24. 山居图 | 51. 泼墨山水 | 77. 朝阳 | 100. 泼墨山水 |
| 25. 雨后峨嵋 | 52. 清泉石上流 | 78. 春苗 | 101. 九疑千万峰 |
| 26. 峰回路转接云天 | 53. 松荫听泉图 | 79. 黄山观瀑亭 | 102. 黄果树瀑布 |
| 27. 长江万里图 | 54. 烟江秋意 | 80. 金碧山水 | |
-



1. 庐山龙首崖



2. 牛心亭



3. 太湖



4. 太湖之春



5. 塞上秋艳